



統治泉水的人

雅各·路曼著



統治泉水的人

羅卡・謝拉著

統治泉水的人

〔海地〕雅各·路曼著

孟安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Jacques Roumain
Gouverneurs de la Rosée
本书根据 La Bibliothèque Française, Paris
1944 年版本译出

統治泉水的人

原著者 [海地]雅各·路曼
翻譯者 孟 安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

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總經售

*

开本：787×1092 耗 1/32 印張：6 1/4 插頁：1 字數：121,000

1959年7月第1版

195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8,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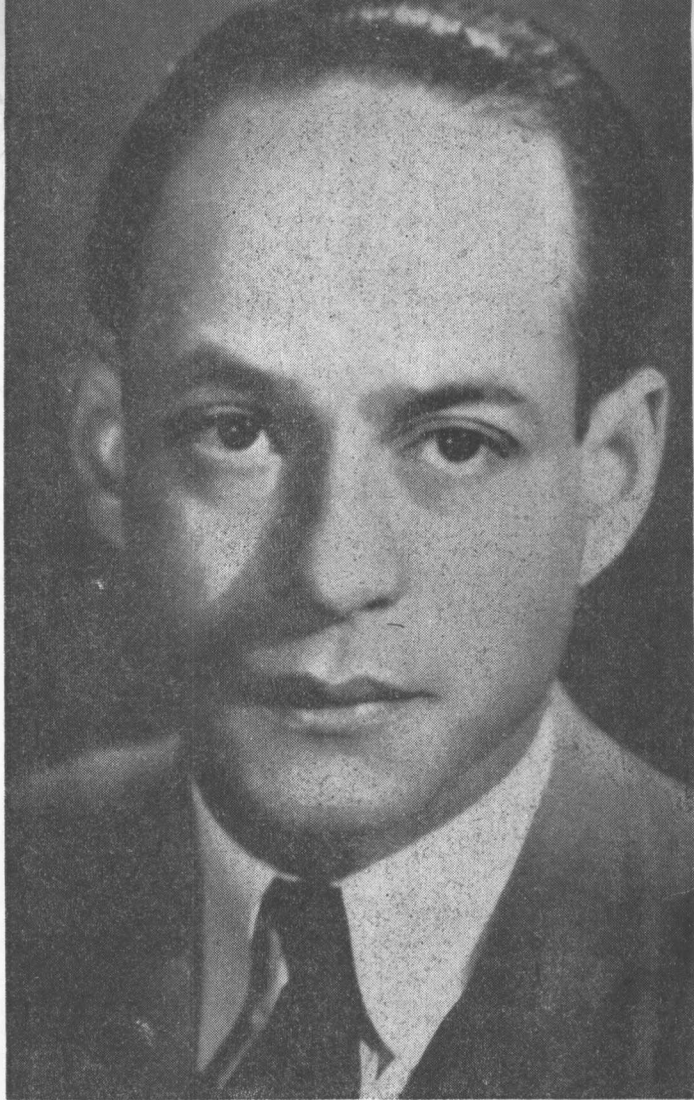
統一書號：10078·0890

定價：(九)0.58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的作者是海地共产党的創立人，這本小說是他對海地黑人生活的忠實記錄。

男主角馬紐埃爾是一個在古巴甘蔗園里工作過多年的青年工人，他參加過古巴的工人罷工運動，他有工人的階級覺悟，認為勞動人民只有團結起來才有生路。他回到祖國以後，看見家鄉正受着嚴重的旱災，農民之間又互不團結。為了解救全村的貧困，他積極尋找水源，努力消除農民間的私怨，使他們認識到誰才是真正的敵人和人定勝天的道理。經過無數的困難，水源終於被發現了，可是正在他動員全體農民開掘溝渠的時候，嫉妒他的人把他暗殺了。他不許他母親公布他死的原因，一再告誡要大家和好。最後在全體農民的協作努力下，終於把水從山上引下來，消除了狹隘的私仇，建立了新的幸福生活。



雅各·路曼

作者小傳

雅各·路曼，一九〇七年六月四日生于海地的太子港，幼时在圣·路易·德·貢薩哥公学讀書，后来繼續在瑞士的伯尔尼和苏黎支两个地方讀过德文。他热爱德国文化，曾侨居过德国、法国和英国，并且在西班牙学过农业，不过時間不长。后来，在一九二七年他从欧洲回到了祖国，那时候他才二十岁。

归国后，他馬上就加入了太子港一个青年組織的学术团体，他們正在为建立以祖国文化为基础的新型思想和艺术而艰苦奋斗着。雅各·路曼带头創刊了祖国杂志，先后发表过他写的詩、散文和从西班牙文或德文翻譯过来的文章。他反对美国占領海地的侵略政策，要求恢复祖国的主权，他毅然决然参加了政治斗争，他的文章是潑辣、胆大的，措詞坚决，蔑視危險，大大地赢得了青年一代的热情和爱戴，可是也給自己带来了不少艰苦的考驗。一九二九年，他头一次被捕入獄，幸不久即获释放，可是沒有过几个月，又以違反新聞法的罪名，他再度被捕并判刑。雅各·路曼为正义斗争，不惜流血，他的英勇曾震惊全国各地。海地人民反美胜利后，雅各·路曼是当时他所創立的海地爱国青年联盟的主席，新創立的青年同盟的名譽主席，同盟联合委

員会的代表，欧也納·洛瓦临时總統任內，批准行政权委員會的代表，后即由總統提名任為內政部司長，這時候他才二十四歲。在司長任內，他發表了他的第一部作品：被害者和影子。不久，他即提出辭職，到了萬桑擔任總統時，才再度參加政府。雅各·路曼尽管熱烈參加政治活動，可是他並沒有疏忽他的寫作，在這一段時期內，他一連又發表了兩部小說：鬼魅的山嶺和傀儡。他對於政治和社會的觀感，隨着時間得到逐漸發展，思想的進步，使他對於海地問題產生了不同角度的體會，以至基本上他無法再繼續和那個行動反動的政府合作下去。他再度退出了政府，獻身於人民的事業。一九三三年，他被捕了，可是，政府找不出他有什么罪名，只好無罪釋放。一九三四年他又一次被捕，這時他剛建立了海地共產黨，擔任總書記，並且發表了一篇政治性的論文：1932—34年的政略分析。這一次，他受到了軍事法庭的審問，並判了他三年監禁。在監獄里，他的健康受到了很大的損害，出獄後，他又回到歐洲。

他在比利時住了一年，然後到巴黎，他在巴黎認真地研究科學。他在巴黎大學和古生物學學院選讀人種學，在名科學家保爾·利維●的指導下做着研究工作，在人類博物館，他是利維得力的助手之一。與此同時，他還是不斷地在觀察、公社、義勇隊等政治和文藝刊物上發表文章，並且在當時許多知名作家都參加工作的有色人種的巨著里，他完成了他所擔任的那一富有教育意義的部分：黑人的爪牙。一

● 保爾·利維(Paul Rivet): 法國人種學家，生於一八七六年。

一九三九年，因为雅各·路曼是巴黎美洲问题学会的会员，曾到美国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继续他的科学研究，同时在各大刊物上写一些文学作品。后来，他在马丁尼各岛①和哈瓦那②作过一年工，同时在伟大的诗人尼古拉·纪廉③身边继续他的写作，他和纪廉的友谊是在巴黎保卫文化作家大会上建立的。一九四一年，雅各·路曼又回到祖国来，他创立了海地共和国人种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同时还在人种学学院任考古学和史前人类学教授，他的学术工作的前途是无限量的。他组织，他旅行，他勘探，他发掘，他大量地写作；一九四二年，他发表了为反对迷信而斗争的论文，在采访记者报上和弗洛瓦塞神甫大起笔战，轰动一时；同年，他还发表了大安的列斯群岛在哥伦布以前的人种学和植物学研究，得到了海地和外国专家的一致好评。一九四三年，他发表了阿索脱鼓的祭祀，这是一部从人种学的角度上研究宗教的作品，它显示了青年作者渊博的学识和作品高度的科学价值。作者这时已不在太子港。海地共和国政府看到路曼的才华和他日益高涨的崇高地位，委他为海地驻墨西哥合众国外交代办。路曼在这个职位上发挥了他高度的才能，出众的风度和时刻为人民服务的热情。由于过度的疲劳，路曼在墨西哥忽然病倒，虽然有一度身体似乎好了些，但是谁也不会想到这场病竟注定了他的死亡。他回到了祖国，

① 马丁尼各岛是小安的列斯群岛中的法属岛名。

② 哈瓦那是古巴首都。

③ 尼古拉·纪廉：古巴爱国诗人。

又看到他热爱过的树木，歌颂过的天空以及“象一个穿着孝服的女人似的”热带的夜晚。他在国内休养了很短的时期以后，就又回到了任所，可惜不到一年，他不得不再度回国，在少壮有为的年华里死去，那一天是八月十八日。死前没有任何凶恶的象征，相反的，一切都显示他正在壮年，写作的才能也正在成熟的高峰。他的死亡给人们留下一致的哀悼。路曼的作品很多，还有大量的诗分散在美洲和欧洲各大报刊上，有些收在巴莱达·瓦尔戴斯编辑的黑人诗选里，还有杜德雷·菲兹出版的拉丁美洲现代诗选也收集了一些，最后还有这本统治泉水的人。

“我們都得死……”接着她把手插在尘土里。

上了年紀的戴丽拉·戴里弗朗絲說道：“我們都得死：动物，植物，还活着的信徒，噢，耶穌、圣母瑪利亞；”尘土从她手指縫里漏下来。干燥的风从谷子已經死光了的田地上、把土吹到失掉叶綠素的仙人掌丛上和树木上，所謂树木就是那些枯黃的槐树。

尘土从大路上吹起来，老戴丽拉蹲在她的家門口，她連眼睛也不抬，微微地搖着头，她的包头布滑到旁边去，露出来一縷灰灰的头发，顏色就象撒着一层从她手指縫里漏出来的尘土，尘土仿佛念珠似的从她手指縫里往下漏；她一再地說：“我們都得死，”她就这样呼求着上天，可是，毫无用处，因为受苦的人太多了，都在竭尽力量呼号着上天，他們拚命地喊，喊得非常討厭，老天爷听見了，大声叫道：“他媽的，这是什么声音呀？”于是他便搗住了耳朵。事实便是这样，人类被抛弃了。

她的丈夫卡奈梅抽着烟斗，坐在一把靠着一棵葫蘆藤的椅子上。也不知道是他抽出来的烟，还是他那棉絮般的胡子，随风飄蕩着。

他說道：“是啊，老实說，做黑人真是不幸啊。”

戴丽拉好象沒有听見他的話。

一群烏鴉落在树枝上。它們哇哇的叫声使人听不見別人說的話，接着倏的一声就飞到干枯的地里去了，看起来好象散开的一块块的黑煤。

卞奈梅叫起来：“戴丽拉，戴丽拉，喂！”

她沒有答应。

他又大声叫道：“女人！”

戴丽拉抬起了头。

卞奈梅晃着他的烟斗，好象划出来一个問号，說道：

“神灵，就是造物主，不对么？你回答我：神灵，就是造天地的主宰，不对么？”

她說：“对；”不过样子很勉强。

“那么，既然土地瘦瘠、貧困，神灵也就是制造瘦瘠，制造貧困的了。”

他得意地、一小口一小口地抽着烟，啪的一声远远地吐出去一口唾沫。

戴丽拉生气地瞪了他一眼，說道：

“杀千刀，別来麻煩我。我現在还不够苦恼么？貧困，我可知道是什么滋味。我渾身疼痛，沒有地方不难过，我。我用不着別人再来对我恨天怨地。”

她非常忧郁，两眼噙着泪，又温和地說道：

“咳，卞奈梅，黑人是死定了……”

卞奈梅咳嗽得很厉害。也許他想說点什么。穷苦和气愤同样使人不好过，它会从嘴里往上冒，連說出来的話也是苦的。

戴丽拉吃力地站起身来。仿佛她用了些力气才勉强站直身体。一辈子所受的艰苦，使她的黑脸上都成了皺紋，好比一本揭开的書正掀在貧苦那一頁上。但是她的眼睛却依然有清泉一样的光芒，因此卞奈梅避开她的眼神，不去看她。

她走了几步，走进屋里去了。

在槐树林那边升起来一片烟霧，远处山丘蒙朧的边际，消逝在一幅模糊的图画里。天空沒有絲毫的縫隙。簡直是一块滾燙的鉄板。

房屋后面，圓形的山岭好象一个黑女人的头顱，上面还有胡椒籽式的卷发：那是山上长着的稀稀疏疏、一簇簇貧瘠的小树；再远一点，另外有一座小山，活象一个朝向天空的黑人肩膀，上面却閃着干涸沟道的亮光；岩石上一长条一长条光秃秃的沟痕，好比是大地的血被吸干了，連骨头都露了出来。

可以肯定地說，砍伐树木是办錯了。当卞奈梅去世的父亲約薩法·讓·約瑟夫还活着的时候，那上面的树木还长得很旺盛。后来，他們把树林燒光，开辟了农园：在高原上种了剛果豆，在山腰里种了玉蜀黍。

他們艰苦地干着活，知道如果不在土地上拚命干，将来就得不到一口粮食吃。土地有了收获：土地仿佛一个女人，起初还掙扎一下，但是男人的力量毕竟占了上风，她只好說：“随你的便好了……”

当时，大家生活得很和睦，团結得象一只手上的手指头，不管是收割，或是开垦，集体农业組織把附近的人都聚

在一起干活。

卡奈梅站起身来，他迈着不稳定的步子，走向田里去。河沟里长满了乱麻似的野草。细长的蘆葦很久以来就都歪倒在泥土里了。河底象迸瓷一样裂成一道道紋路，腐烂的植物使它变成青綠的颜色。从前，在太阳光照耀下，水流得很通暢：潺潺的水声，清彻的光亮，真是一片好风光。那时候的谷子长得很密，从大路上簡直看不到家里的房子。

卡奈梅心里在想：“啊，从前的集体农业組織多好啊……”天一蒙蒙亮，他作为一組的組长，就带着他的人到地里去了，没有一个不是精神饱满的：杜封丹，巴塞茹，阿里斯丹表哥，比瑞里斯，狄厄道內，梅里連內弟，弗杜內·讓，包瓦隆老兄，还有西米道尔·安东尼：一个唱歌的能手，一条舌头比十个女人合起来还要能说会道，可是并不說坏話，单是开开玩笑罢了，我敢担保。

真跟走进几內亚的草原里一样！光着脚踩在露水上，上面是灰白色的天空，一片清新凉爽的气息，远远地听見雉鷄的叫声……黑暗的树林，枝叶上还籠罩着一片片的黑影，渐渐地亮起来。一道光油油的曙光照耀着它們。一层薄云圍繞着高山的頂巔。大地从睡梦中醒来。在罗娜娜的院子里，忽然間，象一把小石子似的从烏梅树上噉噉喳喳飞下来一群小鳥。

大卡薩·包勃兰，他的妻子罗娜娜，还有两个男孩子，都向他們打招呼，嘴里还說着：“弟兄們，多謝你們了；”这是一种禮貌，因为替別人服务，是心甘情愿的：今天我替你耕田，明天你替我种地。互助，就是穷苦人的友誼，不是么？

过了一会儿，西美翁和杜里斯卡带着二十来个强壮的黑小伙子也来了。

大家讓罗娜娜一个人在烏梅树的蔭凉下边去忙碌她的鍋和一个个的大白鉄盆子，里边已经有开水冒着热气。戴丽拉和其他的女邻居随后就会来帮助她的。

男人们肩上扛着鋤都走了。需要收拾整理的园地在小路转弯的地方，周围有竹子編起来的围墙。墙上横三竖四爬满了开着淡紫色和白色花朵的葛藤植物；阿索蘿西斯花从金黃色的花托里开着一簇鮮紅的、絲絨一般的柔軟花瓣。

他們移开活动的柵栏。在园地的入口处，竿子上挂着一个泛白色的牛头骨壳。現在，他們用眼睛打量着他們的工作：这块长滿野草和爬伏的植物交纏在一起的“方形园地”。但是，这是一块好地呀；他們要把它收拾好，要收拾得跟新刨过的桌面一样平整。包勃兰今年想在那里試种茄子。

“站齐！”組长喊出了口号。

西米道尔·安东尼把銅鼓的皮帶斜披在肩膀上。卜奈梅面对着排好的队伍准备指揮。西米道尔稍微試了一下鼓，接着一陣有节拍的鼓声便在他手下响起来。大家一齐动手把鋤高举起来。鉄鋤閃出一道亮光：他們舞动着鋤头，弯曲的光亮明晃耀眼。

西米道尔有力的沙喉嚨喊了起来：

“鋤地呀……”

大家的鋤一齐嘆的一声掘下去，掘着僵硬的地面。

女人說：先生，你小心

不要碰着我，你小心。

男人们整齐地往前移动。他们的胳膊里感到安东尼歌唱的力量，急迫的击鼓声好象沸腾的热血。

太阳突然出来了。它象一层白雾似的笼罩着这一片草地。致敬呀，朝拜吧，太阳，朝阳。它在小山的圆脊上，比小鸡的绒毛还要柔和、温暖，在天亮前一刻的寒意里，呈现着紫蓝色。黑人挥舞着锄头向你致敬，锄头上闪着天空里反照下来的亮光。面包果树①上的枝叶参差不齐，一片一片透着青绿的颜色，闷了一夜如火一样的热气，现在一下子沿着槐树林都发泄出来了。

一个园地接一个园地，传出公鸡不停的叫声。

这一队干活的农民，异口同声地又唱起他们的新叠句来：

锄地呀！
我来问你，
谁在屋里？
老朋友回答说：
是我和我的表妹；
够了，喂！

① 桑科，波罗蜜属，热带常绿木本，果实径约六七寸，果肉白色，其质如面包，故名。

大家舞动着长柄的鋤头，鋤上閃着亮光，鋤落下来准确有力。

我已經来了，
举起鋤呀，
沒有牛呀，
別管牛啦，
举起鋤吧！

击鼓声和人的动作，形成一个有节奏的运动：这个节奏仿佛一股有力的洪流，貫輸到他們的血管里，供給肌肉一种新的力量。

阳光普照的早晨里，充滿了歌声。风把歌声送过了山岭，傳到了美景高原和弗朗西拉大嫂那里（她正在家門口，野葡萄棚下边，在一群展翅爭鳴的家禽包圍里，喂它們吃玉米）。我說：“弗朗西拉大嫂，請回回头，听听田地里的歌声。”她呢，一定是說：“是呀，这正是好时候。”于是，她抬起头来，望望天，天上一絲云彩也沒有，真象一只扣下来的磁碗，看得出来里边沒有一滴雨。

歌声沿着河沟，傳到长着蘆葦的那条路上去，它一直傳到隱藏在山岩凹处的水泉，傳到气味很重的鳳尾草和泡在水里的馬朗嘎树①蔭底下。

一个年輕的黑姑娘，大概是住在附近的：伊萊齐尔，苔

① 馬朗嘎树是一种依賴泉水才能生长的大树。